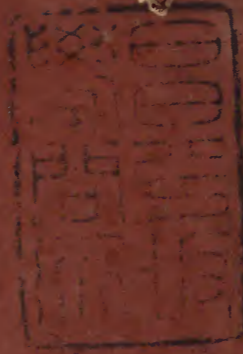


溫公家範

卷六之卷十止



			五	漢
		二	二	書
		一	七	門
		一	五	
二	一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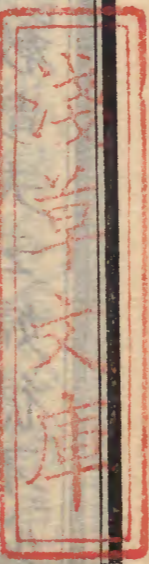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九	二		書
函	七		
	二	五	
七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75	
冊數	2	( 2 )	
函號	298	98	



家範卷之六

宋司馬溫公著



女女不衣繡然孫

伯叔父

姪

女

禮女子十年不出

恒居內也

姆教婉婉聽從

婉謂言語也執

麻臬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

紃觀於祭

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當及女

十有五年而

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

二十而嫁古者婦人

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

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

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麻絲也。

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祭

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曹大家女戒曰。今之君子。徒知訓其男。檢其書傳。殊不

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

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教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

而志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教哉。夫云婦德。不必

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

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

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

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

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

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

不可乏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凡人不學。則

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則善惡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識

也。於是乎有身為暴亂。而不自知其非也。禍辱將及

而不知其危也。然則為人皆不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讀孝經論語。及詩禮畧通大義。甲其女功則不過桑麻織績。制衣裳。為酒食而已。至於刺繡華巧。管絃歌詩。皆非女子所宜習也。古之賢女。無不好學。左圖右史。以自儆戒。

漢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

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漢書曰。

教學童之書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

下意。猶出意也。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

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

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其餘班婕妤。曹大家之徒。以學顯當時。名垂後來者多矣。

漢珠崖令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係臂。及令死。當還葬。法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係臂珠。其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與家室奉喪歸。至海關。海關候吏搜索得珠十枚。於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心恐。繼母去置奩中。乃曰。初坐之。吏曰。其狀如何。初對曰。君子不幸。夫人解係臂去之。初心惜之。取

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吏將初劾之。繼母意以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兒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心不忍棄。且置鏡奩中。迫奉喪。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固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強名之以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喪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

加文。母子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旣去。乃知男獨取之。

宋會稽寒人陳氏。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癰疾。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葦。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又諸暨東洵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病。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

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唐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亾。和子年十七。聞父兄歿於邊。披髮徒跣。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植松柏。剪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奏之。詔旌表門閭。此數女者。皆以單惇事其父母。生則能養。死則能葬。亦女子之英秀也。

唐奉天竇氏二女。雖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盜曳出之。騎逼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從之。自投。折足敗面。血流被體。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蠲其家丁役。二女遇亂。守節不渝。視死如歸。又難能也。

漢文帝時。有人上書。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

逮繫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緹縈一言而善。天下蒙其澤。後世賴其福。所及遠哉。

後魏孝女王舜者。趙鄒人也。父子春與從足長忻不協。

齊亾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又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何如。二妹皆垂涕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原罪。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舜以幼女蘊志發憤。卒袖白刃。

以堪讎人之胸。豈可以壯男子反不如哉。

孫

書曰。辟不辟。忝厥祖。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然則為人而怠於德。是忘其祖也。豈不重哉。

晉李密犍為人。父早亾。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仕蜀為郎。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曰。臣

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氏之日短也。烏烏私情。乞願終養。武帝矜而許之。

齊彭城郡丞劉璣

音桓

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

潰指為爛。

後魏張元。芮城人。世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謂其貪戲。



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  
 為覆其喪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  
 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  
 拜以祈福祐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  
 今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療  
 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  
 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  
 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沒號踊絕而復蘇隨其父水漿  
 不入口三日鄉里感嘆異之縣博士楊輒等二百餘

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此皆為孫能養者也

唐僕射李公

名訥

有居第在長安脩行里其密鄰即故日

南楊相也

名收

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

相君選妓數輩以宰府不可外館棟宇無便事者獨

書閣東鄰乃李公冗舍也意欲吞之垂涎少俟且遲

遲於發言忽一日謹致一函以為必遂及復札大失

所望又踰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欲以厚價購之或

曰水竹別墅交質李公復不許又逾月乃授公之子

弟官冀其稍動初意竟亾迴命有王處士者知書善

基加之敏辯。李公寅夕與之同處。丞相密召以誠告之。託其諷諭。王生忤奉其旨。勇於展効。然以李公褊直。伺良便者久之。一日公邁病。生獨侍前。公謂曰。筋衰骨虛。風氣因得乘間而入。所謂空穴來風。枳枸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某心憂之。果致微恙。空院之來。妖禽猶枳枸來巢矣。且知齋器換緝。未如鬻之以贍醫藥。李公卞急。揣知其意。怒髮上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餓死。鵬窺而死。亦其命也。先人之敝廬。不忍爲權貴優笑之地。揮手而別。自是王生及

門不復接矣。

平盧節度使楊損。初爲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宗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也。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物。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年餘還。彼室宅尚以家世舊物。不忍棄失。况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宗廟乎。爲人孫者。可不念哉。

伯叔父

禮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聖人緣情制禮，非引而進之也。

漢第五倫性至公。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伯魚賢者，豈宜厚其兄子，不如其子哉？直以數往視之，故心安。終夕不視，故心不安耳。而伯魚更以此語人，益所以見其公也。

宗正劉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

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而不顧。

侍中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杖用自杖，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侍中薛苞，弟子求分財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頓猶廢也。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太尉郗鑒少值永嘉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飯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

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世有殺其孤。規財利者。獨何心哉。

姪

宋義興人許昭先。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旣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惟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

行。肇之事，由此得釋。

唐柳泌叙其父天平節度使仲郢行事云：事季父太保。

名公如事元公。名公非甚疾。見太保未嘗不束帶。任

大京兆鹽鐵使通衢遇太保必下馬。端笏候太保馬

過方登車。每暮束帶迎太保馬首候起居。太保屢以

為言終不以官達稍改。太保常言於公卿間云：元公

之子事某如事嚴父。古之賢者事諸父如父禮也。

家範卷之六

宋司馬溫公著

家範卷之七

宋司馬溫公著

兄

弟

姑姊妹

夫

兄

凡為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為弟而

不恭者孰若象。萬章問於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廩，捐

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

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

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

不知其已出從而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

其井以為死矣。弟謨謀蓋

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其善者。故引其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棊。張。都。禮。切。干。楯。彈。五。絃。琴。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彤。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治。牀。欲。以。為。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忸。見。象。舜。坐。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見。君。也。忸。忸。而。慙。是。其。色。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好。言。順。辭。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也。孟。以。答。象。也。

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殺已也。仁人愛其弟。曰。然則舜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偽喜者與。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圍。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

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

故誠信之而喜。何偽喜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

則放之，何也？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於

有庠，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

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

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者

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

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曰：仁人之於弟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

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爲

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

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曰：放之意。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

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雖不使象得豫政

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

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然則弟之不恭，益所以彰兄之友也。

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耳覈音約麥糠中不破者也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御史大夫卜式本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朔方節度使李光進弟河東節度使光顏先娶婦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婦母已亾光顏妻籍家財納管鑰於光進妻光進妻不受曰娣婦逮事先姑且受先姑之命不可改也因相持而泣卒令光顏妻主之矣平章事韓滉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弟湟戲於掌上



誤墜階而死。滉禁約夫人勿悲啼。恐傷叔郎意。為兄如此。豈妻妾它人所能間哉。

弟

弟之事兄。主於敬愛。齊射聲校尉劉璉。音津兄璉夜隔壁

呼璉。璉不答。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璉怪其久。璉曰。

向東帶未竟。

梁安成康王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

過於疎賤者。帝益以此賢之。若此可謂能敬矣。

後漢議郎鄭均。見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

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

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

養寡嫂孤兄。恩禮甚至。

晉咸寧中疫。潁川庾袞。二兄俱亾。次兄毗復危殆。厲氣

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

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

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

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

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

疫癘之不相染也。

右光祿大夫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兄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

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存亾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旣終。兩兄旣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以至

病愈。

後魏王平太守陸凱兄琇坐咸陽王禧謀反事被收卒於獄。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爾。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唐英公李勣，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燃火煮粥，火焚其鬚鬢，姊曰：僕射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是？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復可

得乎？若此，可謂能愛矣。

夫兄弟至親，一體而分，同氣異息。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同休戚，不可與他人議之也。若己之兄弟，且不能愛，何況他人己不愛人，人誰愛己？人皆莫之愛，而患難不至者，未之有也。詩云：毋獨斯畏，此之謂也。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斷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爭利而相害，何異於虺乎？

顏氏家訓論兄弟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

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  
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  
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哀也娣姒之比兄弟則  
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  
圓蓋必不合也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可  
免夫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雖易怨比他親則易  
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無頽毀之慮  
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  
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

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童僕為讎  
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  
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懽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  
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  
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娣姒者多爭之地也所  
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就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  
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  
不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如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  
也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迎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疾。復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吳王壽夢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季札終逃去不受。

漢扶陽侯韋賢病篤。長子太常丞弘坐宗廟事繫獄。罪

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室家計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中。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名。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時上欲淮陽憲王為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

臣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成。不報。既葬。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鴻與九江人鮑駿相友善。及鴻亾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居巢侯劉般卒。子愷當襲爵。讓於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將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

達上書稱愷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公以增  
 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  
 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  
 為郎

後魏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畧  
 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為質於後趙烈帝臨  
 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  
 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  
 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為嗣孤不肯乃

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即  
 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然兄弟之際宜相與盡誠  
 若徒事形迹則外雖友愛而內實乖離矣

宋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  
 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  
 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答書  
 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勸使廓從  
 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梁安成康王秀與弟始興王憺友愛尤篤憺久為荊州

刺使常以所得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若此可謂能盡誠矣

衛宣公惡其長子急子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弟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王莽末天下亂人相食沛國趙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餓賊大驚並放之謂曰且可歸更持米糶來孝求不能得復

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

北漢淳于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又齊國兒萌梁郡車成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彭城孫棘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



臨<sub>二</sub>亾<sub>一</sub>以<sub>二</sub>小郎屬君<sub>一</sub>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  
死復何恨<sub>二</sub>岱依事表上<sub>一</sub>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  
賜帛二十四匹

梁江陵王玄紹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  
宋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  
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鬚面魁梧為兵所圍二弟共  
抱各求代死解不可得遂并命云賢者之於兄弟或  
以天下國邑讓之或爭相為死而愚者爭錙銖之利  
一朝之忿或鬪訟不已或干戈相攻至於破國滅家

為他人所有烏在其能利也哉正由智識褊淺見近  
小而遺遠大故耳豈不哀哉詩云彼令兄弟綽綽有  
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其是之謂歟子產曰直鈞幼  
賤有罪然則兄弟而及於爭雖俱有罪弟為甚矣世  
之兄弟不睦者多由異母或前後嫡庶更相憎嫉母  
既殊情子亦異黨

晉太保王祥繼母朱氏遇祥無道朱子覽年數歲見祥  
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  
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

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先嘗。朱輒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後魏僕射李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與共之。內外輯睦，父亾後同居二十餘年，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北齊南汾州刺史劉豐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母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仲曄所生喪，諸弟並

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唐中書令韋嗣立，黃門侍郎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兄弟苟能如此，奚異母之足患哉。齊攻魯，至其郊，望見野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疾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

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之。曰：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婦人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將及於追。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向私愛。匹兒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免。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

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案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梁節姑姊之室失火。兄子與己子在室中。欲取其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

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  
 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  
 漢郃陽任延壽妻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  
 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  
 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  
 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曰。與田建。田建已  
 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  
 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  
 財物。盡以送汝。惟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

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外  
 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  
 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  
 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汝善視汝兩  
 弟。遂以緦自經而死。左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  
 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唐冀州女子王阿足。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  
 同縣李氏。未有子而亾。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為姊年  
 老孤寡。不能捨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

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於家

夫

夫婦之道天地之大義風化之本原也可不重歟易艮下兌上咸彖曰止而說男下女故娶女吉也巽下震上恒彖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蓋久常之道也是故禮壻冕而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之也既而壻乘車先行婦車從之反尊卑之正也家人初六閑有家

悔亾正家之道靡不在初初而驕之至於狼狽浸不可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昔舜為匹夫耕漁於田澤之中妻天子之二女使之行婦道於翁姑非身率以禮義能如是乎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

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波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扶風梁鴻家貧而介潔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並絕絕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篚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

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之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遂與偕隱是皆能正其初者也夫婦之際以敬為美

晉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從之卒為晉名卿

漢梁鴻避地於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

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方舍之於家

晉太宰何曾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若此可謂能敬矣

昔莊周妻死鼓盆而歌漢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過臨殯曰幸不爲夭夫何恨太尉王龔妻亾與諸子並杖

行服時人兩譏之晉太尉劉實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肉輕薄笑之實不以爲意彼莊薛棄義而王劉循禮其得失豈不殊哉何譏笑焉

易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於室家爲一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昔晉惠帝爲賈后所制廢武悼楊太后於金墉絕膳而終囚愍懷太子於許昌尋殺之唐肅宗爲張后所制遷上皇於西內以憂

崩建寧王倓以忠孝受誅彼二君者貴為天子制於  
 悍妻上不能保其親下不能庇其子况於臣民自古  
 及今以悍妻而乖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然  
 則悍妻之為害大也故凡娶妻不可不慎擇也既娶  
 而防之以禮不可不在其初也其或驕縱悍戾訓厲  
 禁約而終不從不可以不棄也夫婦以義合義絕則  
 離之今士大夫有出妻者眾則非之以為無行故士  
 大夫難之按禮有七出顧所以出之用何事耳若妻  
 實犯禮而出之乃義也昔孔氏三世出其妻其餘賢

士以義出妻者眾矣奚虧於行哉苟室有悍妻而不  
 出則家道何日而寧乎

家範卷之七



采蘋卷之八 宋司馬溫公著  
 出陳蔡而歸曰而舉乎 雖所以出之則何事乎若  
 士以義出妻皆泉矣 禮也 若 姑 姑室衣與妻而不  
 而防之 以禮不可不在其初也 其或驕縱 悍戾 訓焉  
 則悍妻之為害大也 故凡娶妻 不可不慎 擇也 既娶  
 及今 以悍妻而相離 夫親敗亂其家者 可勝數哉 然  
 悍妻上不能保其親 下不能視其子 况於遠民自害  
 采蘋卷之八 宋司馬溫公著

家範卷之八

宋司馬溫公著

妻上

太史公曰 夏之興也 以塗山 而桀之放也 以妹喜 殷之  
 興也 以有娥 紂之殺也 嬖妲己 周之興也 以姜嫄 及  
 大任 而幽王之擒也 淫於褒姒 故易基 乾坤 詩始 關  
 雎 夫婦之際 人道之大倫也 禮之用 唯婚姻 為兢兢  
 夫樂調而四時和 陰陽之變 萬物之統也 可不慎歟  
 為人妻者 其德有六 一曰柔順 二曰清潔 三曰不妬  
 四曰儉約 五曰恭謹 六曰勤勞 夫天也 妻地也 夫日

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柔順為德，不以強辯為美也。漢曹大家作女戒，其首章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又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柔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

禮也。又曰：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誠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名尊，恩疎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

夫蠢愚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  
 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  
 隱而過宜姑忿而夫愠毀訾布于中外耻辱集於厥  
 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  
 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  
 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兼斯二者足以和  
 矣若此可謂能柔順矣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  
 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易曰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又曰用六利永貞晏子曰妻柔而正言婦

人雖主于柔而不可失正也故后妃踰國必乘安車  
 輜輶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則  
 結紉綢繆在內親身衣服也常結紉以自纏顏野處  
 則惟裳壅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詩云自伯之  
 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適主故婦人夫不  
 在不為容飾禮也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姜氏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  
 而不許作栢舟之詩以見志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人也寡居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

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傅之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不從，遂逮於火而死。

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各宮人必持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不從。於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大

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再嫁之。女曰：夫人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梁寡婦高行，榮於色而美於行。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妾守養其幼孤，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

之節。今慕貴而忘賤。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乃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紉。以爲家業。終無嫁意。

居喪三年。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夫行時。屬妾以其老母。妾旣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于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孝文皇帝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吳許升妻呂榮。郡遭寇賊。榮踰垣走。賊持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

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恐叩頭謝罪。乃殯葬之。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

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縣邑有祀必膳焉。

度遼將軍皇甫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聞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四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羗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

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  
輓，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  
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魏大將軍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  
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  
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  
耳，居止嘗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  
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  
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諷之，令女嘆

且泣曰：吾亦悔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  
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  
不應，發被視之，流血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  
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  
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  
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  
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  
豈爲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養爲曹氏後。  
後魏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

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眛。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衛。永釋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覲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

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

滎陽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二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養奉。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



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隋大理卿鄭善果母崔氏。周末善果父誠討尉遲迥。力戰死於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適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遂不嫁。教養善果。至於成名。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

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韓覬妻于氏。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往來。有尊親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

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閭  
周號州司戶王凝妻李氏家青齊之間凝卒於官家素  
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  
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  
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  
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  
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  
而嗟之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  
賜藥封瘡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若此可謂能清潔矣

家範卷之九

妻下

禮自天子至於命士媵妾皆有數惟庶人無之謂之匹  
夫匹婦是故關雎美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慕窈  
窕思賢才而無傷淫之心至於樛木螽斯桃李芣苢  
小星皆美其無妬忌之行文母十子衆妾百斯男此  
周之所以興也詩人美之然則婦人之美無如不妬  
矣

晉趙衰從晉文公在狄取狄女叔隗生盾文公返國以

女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漫故。無恩。與人勤於隘阨。富貴而不顧。無禮。棄此三者。何以使人。必逆叔隗及盾來。姬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幸得備掃除。十有一年矣。未嘗不捐衣食。遣人之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

妨妾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奪王之寵哉。不敢以私蔽公也。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旣入。養姑甚謹。鮑蘇去而仕於衛。三年而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問鮑蘇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妯謂女宗曰。可去矣。女宗曰。何故。妯曰。夫人旣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者。婦人之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

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妬正為首。妬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年十三。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先人後己。由此見寵。及帝即位。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未幾立為皇后。是知婦人不妬。則益為君子所賢。欲專寵自私。則愈

疎矣。由其識慮有遠近故也。

後唐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他復何言。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

長壽宮太妃戀陵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莊宗以妾母加於嫡母劉后猶不愠况以妾事女君如禮者乎若此可謂能不妬矣葛覃美后妃恭儉節用服浣濯之衣然則婦人固以儉約為美不以侈麗為美也

漢明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

望見后袍衣疎粗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未嘗臨御牕牖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希嘗從行彼天子之后猶如是况臣民之妻乎

漢鮑宣妻桓氏歸侍御服飾著短布裳挽鹿車見夫門

梁鴻妻屏綺縞著布衣麻履操緝績之具見夫門

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棕為澧州刺

史主後，棕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馬，數百人供具。主至，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闖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於京師。衆譁說，以為異事。棕在澧州三年，主自始入後三年間，不識刺史廳屏。彼天子之女，猶如是，况寒族乎。若此，可謂能節儉矣。

古之賢婦，未有不恭其夫者也。曹大家女戒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

心正色，禮義貞潔耳。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輪。陝輪，不入則亂髮壞形。定貌。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是以冀缺之妻，饁其夫，相待如賓。梁鴻之妻，饋其夫，舉案齊眉。若此，可謂能恭謹矣。

易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詩葛覃：美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為締紵服，勞辱之事，采蘋采芣，美夫人能奉祭祀。彼后夫人猶如是，况臣民之妻，可以端居終

日自安逸乎。

魯大夫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歆

之家而主猶績乎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歆為不能

事主乎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

王后親織玄統玄統冠之垂前後者一云統所以懸瑱當耳者也公侯之夫

人加之以紘緹既織統復加之紘緹也紘纓之無纓者從下而上不結緹冕上覆之者

也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

大夫之妻也祭服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衣列士元士也既祭服又加

弁素幘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

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

冬祭曰蒸蒸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罪辟

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

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

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

之絕嗣也

漢明德馬皇后自為衣袿手皆瘃裂皇后猶爾况他人

乎曹大家女戒曰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

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勤也若此可謂能

勤勞矣。爲人妻者，非徒備此六德而已。又當輔佐君子，成其令名。是以卷耳求賢，審官殷其雷，勸以義，汝墳勉之以正。鷄鳴警戒相成，此皆內助之功也。自塗山至於太姒，其徽風著於經典，無以尚之。周宣王姜后，齊女也。宣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后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

退，卒成中興之名。故雞鳴樂擊鼓以告旦，后夫人必鳴珮而去，君所禮也。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楚莊王初卽位，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鳥獸之肉。三年，王勤於政事不倦。晉文公避驪姬之難，適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



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卒成霸功。陶大夫答子治陶，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數諫之。答子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而數之曰：「吾子治陶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婦獨抱兒泣，何其不祥也。」婦曰：「夫人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則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逢禍必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

棄之。處期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以老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賢人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我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子意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業才辱而無憂者何也？非與物無治乎？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飽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吾恐先生之

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

漢明德馬皇后數規諫明帝。辭意欵備。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于欲。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

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不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終還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吳許升少爲博徒。不治操行。妻呂榮嘗躬勤家業。以奉

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唐文德長孫皇后崩。太宗謂近臣曰。后在宮中。每能規諫。今不復聞善言。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此皆以道輔佐君子者也。

漢長安大昌里人妻。其夫有讐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

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牖戶待之。還其家。乃譎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牖戶而臥。夜半。讐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首也。讐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

光啓中。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揚州。城中食盡。人相食。軍士掠人而賣其肉。有洪州商人周廸。夫婦同在城中。廸餒且死。其妻曰。今飢窮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

可以不歸。願鬻妾於屠肆。以濟君行道之資。遂詣屠肆。自鬻。得白金十兩。以授廸。號泣而別。廸至城門。以其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廸以實對。守者不之信。與共詣屠肆驗之。見其首已在案上。衆聚觀。莫不嘆息。竟以金帛遺之。廸收其餘骸。負之而歸。古之節婦。有以死殉其夫者。况敢庸奴其夫乎。

家範卷之九

家範卷之十

舅甥

舅姑

婦

妾

乳母

舅甥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故作渭陽之詩。

漢魏郡霍諝。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

妄刊文章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諳時年十五奏  
 記於商為光訟寃辭理明切商高諳才志即為奏原  
 光罪由是顯名  
 晉司空郗鑒頰邊貯飯以活外甥周翼見伯叔父門鑒薨翼  
 為剡令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此皆舅甥之有恩  
 者也

舅姑

晏子稱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禮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不可

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庸之為言用也姑教之

若不可教而后怒之怒謹責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

禮焉表猶明也猶為隱之不表明其犯禮之過也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

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

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

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唐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

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

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筭之為器，似管，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繪，以盛棗栗服脩之贄。

婦

內則婦事舅姑，與子事父母畧同。見子門

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

姑。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舅姑

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無敢

敵耦於冢婦。雖有勤勞，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

坐。下冢婦也。命為使令。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事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

於舅姑。不敢專行。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

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茝

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或謂之。

私親兄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待

命者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

其故，賜而后與之。

曹大家女戒曰。舅姑之意。豈可失哉。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命。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順從也。

漢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

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河南樂羊子。從學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它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過。婦亦可幾諫也。

後魏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

而赦之。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若盧氏者。可謂能知義矣。

詩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舜妻堯之二女。行婦道於虞氏。

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穆宗之母妹。母懿安郭皇后。尚父子儀之孫也。適工部尚書杜悰。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為婦禮者。不趨數千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承奉大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經手。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



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它人彼天子之女猶不敢失婦道奈何臣民之女乃敢恃其貴富以驕其舅姑為婦若此為夫者宜棄之為有司者治其罪可也

妾

內則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妾事女君猶臣事君也尊卑殊絕禮節宜明是以綠衣黃裳詩人所刺慎夫人與竇后同席袁盎引而却之董宏請尊丁傅師丹劾奏其罪皆所以防微杜漸抑

禍亂之原也或者主母屈已以下之猶當貶抑退避謹守其分况敢挾其主父與子之勢陵慢其女君乎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代後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願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紉之人也而得留以盡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

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居外，使婢妾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時懈倦。孝子養親，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眾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處內，逆也。處逆而生。

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

後唐莊宗不知禮，尊其所生為太后，而以嫡母為太妃。太妃不以愠，太后不敢自尊，二人相好，終始不衰。

妻門是亦近世所難

乳母 保母附

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特歸一處擇於諸母與可者。

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

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

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他人無事不

往。宋其京師，惡惠風，負恭，嫌刺而寒，言卷，勉於子。

魯孝公義保臧氏。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曰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中，入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之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

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抱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為孝公。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識之，曰：乳母固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知其處乎？而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

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矣，子匿之，尚誰爲乎？」母曰：「吁！夫見利而反，上者逆，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矣。乳母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君聞之，

貴其能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

唐初王世充之臣獨孤武都謀叛歸唐，事覺誅死。子師仁始三歲，世充憐其幼，不殺，命禁掌之。其乳母王蘭英求自髡，鉗入保養師仁。世充許之。蘭英鞠育備至。時喪亂凶饑，人多餓死。蘭英乞丐，挾拾每有所得，輒歸哺師仁，自惟啖土飲水而已。久之，詐爲挾拾，竊抱師仁奔長安。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亂母王氏，慈惠有聞，撫育無倦，提携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

錫其號可封壽永郡君

五代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入朝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叛於鳳翔有怨於益盡殺其家屬七十餘人益孫延廣尚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於路以達大梁歸於益家嗚呼人無貴賤顧其為善何如耳觀此乳保忘身狗義字人之孤名流後世雖古烈士何以過哉

益正人大觀金百餘

家範卷之十

寬政十一年刊

安政十一年

家範卷之十

